

引文格式: 宋杰. 叙事体验性: 马可·卡拉乔洛基于“背景”与“影响”概念的理论重构[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3): 98-106.

叙事体验性

——马可·卡拉乔洛基于“背景”与 “影响”概念的理论重构

宋杰

摘要: 比利时认知叙事学研究者马可·卡拉乔洛系统地探究过叙事体验性问题。在这一问题上, 莫妮克·弗卢德尼克的相关论述为卡拉乔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但卡拉乔洛认为弗卢德尼克过于简化了叙事与体验之间的关系, 将体验性直接等同于叙事性, 从而导致她无法从本质上真正揭示叙事体验性的内涵。在与弗卢德尼克“商榷”的过程中, 卡拉乔洛进一步考察了叙事与体验之间的关系, 并基于“背景”与“影响”这两个概念, 对叙事体验性进行了再定义。在卡拉乔洛看来, 叙事体验性可以视为故事对其参与者产生的影响, 影响越大, 叙事体验性就越高; 另外, 叙事体验性较高的故事产生的影响能重构故事参与者的体验性背景。卡拉乔洛的叙事体验性研究是一次从全新的视角重探叙事学经典问题的成功尝试, 不仅充实了叙事体验性的理论内涵, 还为当今如火如荼开展着的跨学科叙事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马可·卡拉乔洛; 莫妮卡·弗卢德尼克; 叙事体验性; 背景; 影响

作者简介: 宋杰,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理论的翻译与研究”(17ZDA281)。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4.03.010

体验性 (experientiality) 是叙事学界热议的话题, 颇受叙事学家的关注, 比利时认知叙事学研究者马可·卡拉乔洛 (Marco Caracciolo) 也不例外。他就对此有过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论述, 发表了不少富有创见的观点。卡拉乔洛对叙事体验性问题的论述并非毫无理据, 莫妮卡·弗卢德尼克 (Monika Fludernik) 有关体验性的研究极大地启发了卡拉乔洛。但是, 卡拉乔洛发现弗卢德尼克的叙事体验性理论尚有不足之处。据此, 卡拉乔洛进一步探究了叙事与体验之间的关系, 并在与弗卢德尼克“商榷”的过程中, 基于“背景” (background) 与“影响” (impact) 这两个概念, 重新定义了叙事体验性。具体而言, 由于弗卢德尼克将叙事与体验之间的关系想得过于简单, 认为体验性等同于叙事性, 所以遭到众多学者的反对。卡拉乔洛赞同这些学者的观点, 也指出不能将体验性或是体验的再现形式与叙事性混为一谈, 因为这无法真正揭示故事生产者与接受者在故事世界中进行叙事体验时产生的意识的重要性。据此, 卡拉乔洛在论述叙事体验性, 继而对其进行界定时, 持有以下两个重要观点: 一是叙事体验性可被视为故事对其参与者产生的影

响，影响越大，体验性越高；二是叙事体验性较高的故事产生的影响能重构故事参与者的体验性背景。笔者将于下文首先简要介绍弗卢德尼克对叙事体验性的定义以及她对叙事与体验之间关系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引出其他叙事学研究者尤其是卡拉乔洛对弗卢德尼克观点的反驳，并概括出卡拉乔洛认为弗卢德尼克叙事体验性理论存在的三个不足之处，即他是如何与弗卢德尼克针对叙事体验性的问题进行“商榷”的。接着，笔者将重点介绍卡拉乔洛是如何通过“背景”与“影响”这两个概念来重新定义叙事体验性的，以尽可能呈现卡拉乔洛进一步充实叙事体验性理论内涵的过程。

一、叙事与体验——兼与弗卢德尼克“商榷”

提到叙事体验，弗卢德尼克的研究不容忽视。同样的，在叙事学领域内，有关“体验性”的论述，也当数弗卢德尼克最为出名和最具影响力。在《走向“自然”叙事学》（*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1996）一书中，弗卢德尼克将叙事的体验性定义为“对真实生活体验的再现，这种再现是类似于模仿的（quasi-mimetic）”^{[1]12}。在弗卢德尼克看来，叙事最典型的特质就是体验性。但是，梅尔·斯腾伯格（Meir Sternberg）^[2]、扬·阿贝尔（Jan Alber）^[3]、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4]、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5]、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6]、尼利·狄恩戈特（Nilli Diengott）^[7]等学者并不赞同弗卢德尼克的观点，认为她过于绝对地将叙事性等同于体验性。与弗卢德尼克不同，这些学者倾向于将体验性概念化。鉴于这些学者与弗卢德尼克针对叙事体验性所持观点不一且自己对弗卢德尼克的观点也持怀疑的态度，卡拉乔洛力图重新定义叙事体验性，以进一步发掘其暂不为人知的深刻内涵。

弗卢德尼克将叙事体验性视为对叙事中人物体验的再现，是叙事得以成为叙事的充分必要条件。弗卢德尼克还强调，“叙事性能从动态事件序列的体验性描绘中浮现出来，这些事件序列早已通过情感和评价成形，但它也仅仅存在于对人类意识的体验性描述中”^{[1]30}。与弗卢德尼克不同的是，阿贝尔认为，由于一些抒情性文本是用来再现诗人的体验的，因此，“按照体验性来区分叙事和抒情性文本，或确定叙事性的不同等级，这都是不可能的”^[3]。总之，在阿贝尔看来，弗卢德尼克的叙事体验性理论存在纰漏，因为她试图将所有类型的文本都纳入叙事的范畴，从而扩大了叙事的涵盖面。用阿贝尔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术语牵涉的范围越广泛，它的意义就越局限”^[3]。正因如此，阿贝尔直接指出，弗卢德尼克对“叙事”这一术语所下的定义并不合理。

同阿贝尔一样，卡拉乔洛也认为弗卢德尼克的叙事体验性理论存在局限，但他指出，弗卢德尼克针对具身性（embodiment）的论述不容忽视。在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与约书亚·沃尔茨基（Joshua Waletzky）关于会话式故事讲述（conversational storytelling）研究^[8]的基础上，弗卢德尼克指出，叙事并非由一系列事件简单组合而成，它在本质上带有情感色彩和体验性特质。换句话说，弗卢德尼克认为，所有的体验“是以叙事的形式再次呈现的，因为这些体验是令人感到难忘、滑稽、恐怖或激动的”^{[1]29}。可以说，弗卢德尼克所要研究的叙事并非口头叙事（oral narrative），而是被情感体验标记的叙事。她还进一步指出，“体验性最基本的特征是具身性，而不是具体性（specificity）或个体性（individuality），因为事实上，具体性和个体性可以被纳入具身性的范畴。具身化（embodiedness）激起实物的真实生活图式所包含的一切参数，而这一实物总是需要被置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中；同样的，人类行动性（actionality）的动机和体验性的方方面面与个体在世间实际存在的知识能联系到一起”^{[1]30}。卡拉乔洛非常肯定弗卢德

尼克对具身化问题的探讨,认为她提出的关于叙事的具身化问题具有开创性意义。

但是,卡拉乔洛也强调,即使弗卢德尼克对叙事体验的探讨富有创见,她也不应将叙事性和体验性混为一谈。目前,针对叙事(性)和体验(性)的关系,学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叙事融入人类体验的不同层次中,并且反映了人类体验最基本的具身性;也有学者认为,叙事性的高低程度主要取决于对体验的再现程度。阿贝尔等对弗卢德尼克的观点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学者自然会排斥后一种观点,因为这一观点直接在叙事(性)和体验(性)之间画上了等号;卡拉乔洛与他们一样,并不认可后一种观点,而是欣然接受前一种观点。在卡拉乔洛看来,“体验性不能被简化为‘叙事代表体验’这样一种想法”^[9]。虽然卡拉乔洛承认弗卢德尼克对叙事体验性问题的论述有不妥之处,但认为她的研究确实足以引导相关研究者去重新审视叙事(性)和体验(性)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受到弗卢德尼克的启发,卡拉乔洛力图对叙事体验性问题做一次全新的探索。

卡拉乔洛认为,弗卢德尼克建构叙事体验性理论依靠的是一个具象的和模仿的模型,尽管这个模型在阿贝尔眼里“本质上是建构主义的”^[3]。卡拉乔洛的观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佐证:一方面,弗卢德尼克在定义叙事体验性时,就将它视为对真实生活体验的再现;另一方面,弗卢德尼克将现实主义等同于对个体体验的模仿式再现。卡拉乔洛进一步指出弗卢德尼克的理论模型存在的三大问题,认为若她能弥补这些缺陷,她的理论或许会更有说服力。

首先,弗卢德尼克声称,故事以类似于模仿的形式再现体验,这在本质上淡化了认知在故事讲述上发挥的作用。弗卢德尼克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故事是通过用体验来做些事情这样的方式,来再现体验的”^[9]。从进化论的视角看,米歇尔·斯卡利塞·杉山(Michelle Scalise Sugiyama)就曾强调,故事讲述对先人们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叙事可以作为虚拟现实,让人类在不用承担因描述亲身体验带来的风险和代价的同时,去获取能有效地让自己成为生活环境中生存适者的知识。”^[10]当然,若不去强调故事讲述在意义建构上的重要性,那就很难理解听别人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件事是如何提高先人们生存能力的。如艾莉诺·奥克斯(Elinor Ochs)与丽莎·卡普斯(Lisa Capps)所言,“口头叙述者努力通过他们对体验的连贯性和真实性的渴望来理解生活中的事件,通常情况下,体验的连贯性和真实性是互相矛盾的”^{[11]156}。这意味着,对先人们来说,叙事增强了他们的生存能力,因为叙事让他们锻炼出可以连贯地去组织体验的能力,从而揭示体验的重要性。

其次,弗卢德尼克低估了叙事与体验之间的复杂性,因为她并未考虑到体验性背景(experiential background)的存在。用奥克斯与卡普斯的话来说就是,“有关个人体验的典型叙事陈述的是那些发生在过去的事件,这些事件与现在和未来都相关”^{[11]197}。换句话说,人们在谈及过去的体验时,是没有办法让它完全脱离于当前的体验性立场的。这也引发了一个叙事学界广受讨论的问题,即在第一人称叙事中,如何严格区分故事层和话语层。总之,“过去的体验不应被看作自成体系和完整全面的,而应被视为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它能激发人去(重新)思考可能会产生和预期会发生的体验”^{[11]197}。在卡拉乔洛看来,这是因为体验并非嵌于故事中的静态实体,它应该是将叙述者、叙事,甚至读者或观众联系起来的纽带。其实,弗卢德尼克也并不完全漠视体验的重要性。她就指出,在叙述体验时,这些事后的评价能将叙事体验和叙述者以及他人关联起来。基于弗卢德尼克的观点,卡拉乔洛强调,“故事的体验性并不仅仅是叙事中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它取决于故事参与到人类生活更大的体验性事件中,取决于故事被嵌入体验中(而不是把体验嵌入故事中)”^[9]。

最后,弗卢德尼克对体验性的论述,论据不够充分,因为她假设所有的体验都能轻易地以叙事学领域内的术语进行表达。卡拉乔洛不认可这种观点,认为体验或许可以用叙事的形式进行表

达，甚至也可能以故事的形式被组织起来，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它本质上不是叙事的”^[9]。理查德·梅纳里（Richard Menary）就指出，人类是具身的主体，而“叙事是由一系列具身体验和感知构成的”^[12]。虽然弗卢德尼克谈到了叙事中的具身性，但遗憾的是，她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毋庸置疑的是，叙事文本无法直接再现具身体验，但“事实上，假设我们与世界进行交流时的感知和情感质地，会因为以叙事的形式去组织体验而有所损失，这是合情合理的。散文叙事的作者必须通过隐喻和复杂的语言结构，非常努力地去恢复部分失去的质地，而隐喻和语言结构能达到这种效果，原因在于，读者熟知自己的具身体验”^[9]。总之，卡拉乔洛认为叙事与体验之间的关系远比弗卢德尼克论述的复杂，且只有通过体验性，才能更好地探讨叙事性的问题。

二、“背景”与“影响”——“叙事体验性”的再定义

为了定义“叙事体验性”，卡拉乔洛提出两个论点。一方面，卡拉乔洛将叙事体验性问题置于体验性的场域中加以探讨，因为就像所有人工制品一样，故事也处于体验性的场域中。所有的叙事都深受体验的影响，但并非所有的叙事都会触动到我们，或者说有能力去重新组织我们的体验性背景。在这种情况下，体验性就是程度上的问题，也就是说，体验性“取决于故事对其生产者和接收者产生‘影响’的强度”^[9]。赫尔曼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体验性可被看作“被叙述的情境和事件施加于正体验相关情境和事件的意识之上的影响”^{[13]①}。另一方面，卡拉乔洛指出，这种影响是具备特定结构的，而研究这个结构不仅可以让人更好地了解叙事与体验之间的共同点，还能让人明白为何某些故事能体现出更高层次的体验性，甚至能重构故事参与者的体验性背景。可以说，卡拉乔洛论述进而重新定义叙事体验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背景”与“影响”这两个概念完成的。

在对叙事体验性进行更为深入的论述前，卡拉乔洛对叙事中人物的体验问题做了说明。当然，卡拉乔洛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依然是建立在弗卢德尼克的研究的基础上的。弗卢德尼克指出，“由于人类是有意识、会思考的生物，（叙事）体验性总会暗示，有时会着重强调主人公的意识”^{[1]30}。但是，卡拉乔洛提醒道：“我们不应忘记，只有在聚焦个人体验的叙事中（就像大部分口头叙事），主人公的体验才会与讲述者的体验一致。其他情况下，尤其是虚构性叙事中，在故事生产者的体验与我们归在人物身上的体验之间做出区分是至关重要的。”^[9]在他之后的研究中，卡拉乔洛更是直接指出，虚构人物的体验只不过是想象出来的概念，它们是故事生产者与接受者基于自身的体验性背景，在参与到文本中后，创造和再次创造出来的^[14]。正因如此，卡拉乔洛并不认同弗卢德尼克用人物的体验作为衡量叙事体验性的标准，因为人物的体验并不总是独立存在的，它们需要依托故事生产者或接受者才有意义。虽然叙事体验性同时涉及故事生产者与接受者这两个层面，但卡拉乔洛坦言，他的研究仅聚焦故事的接受方，更具体地说，是读者的阅读体验，因为作者批评历来颇受争议，而读者问题相对来说，在学界更容易达成一致。例如，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读者反应理论就为卡拉乔洛提供了借鉴。

此外，卡拉乔洛强调要严格区分真实的体验和再现的体验，前者往往存在于口头叙事中，后者往往由文学叙事或具有审美价值的叙事引起。据此，卡拉乔洛指出，相较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讲述给他人听的故事，文学叙事或具有审美价值的叙事体现了更高层次的体验性，因为它们会对

①赫尔曼的观点受到了弗卢德尼克的启发，他在文中以注释的形式指出弗卢德尼克的观点，可参见：Monika Fludernik,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Routledge, 1996, pp. 48-50。

这些叙事创作者与阅读者的意识产生比较深刻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些叙事更有能力让它们的创作者与阅读者去重构体验性背景,这些体验性背景又与“人类利益”(human interest)问题挂钩^①。但这不代表卡拉乔洛承认较高级别的体验性就等同于较高级别的美学价值,他的主张比较委婉:“具有美学价值的作品很有可能享有较高等级的体验性。”^[9]

弗卢德尼克的叙事体验性理论还有一大缺陷,那就是当它运用到分析故事的环节时,只能通过把故事限定在一个不大可能存在的“自然”(natural)世界中,以包括讲述、体验、观察等在内的认知参数来达到阐释故事的目的。但是,当需要做出阐释的故事属于先锋派或实验派作品时,弗卢德尼克的理论模式似乎就行不通了,这也是“非自然叙事学”(unnatural narratology)着力解决的问题^②。非自然叙事学的领军人物阿贝尔就坦言,用弗卢德尼克开创的自然叙事学研究模式去探讨先锋派或实验派作品时,阐释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因此,应将针对这类叙事作品的解读,“从体验性范畴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例如,不去关注行得通的、逻辑上一致的和看似令人信服的因素,转而去聚焦文本的奇特性、怪异性以及风险、混乱的作用”^[3]。总之,在阿贝尔看来,若将先锋派或实验派作品仅仅视为作品中人物体验的再现,就未免过于简化了作品的内涵,因为这种解读方式会将作品置于“意识导向的范式”(consciousness-oriented paradigm)^[3]中,从而大大降低作品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卡拉乔洛赞同阿贝尔的观点,认为把体验性与再现式交谈(representational talk)即口头叙事直接挂钩,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其实,体验性存在与否、程度的高低取决于叙事文本是如何影响文本生产者与接受者的体验性背景的。那么,到底什么是体验性背景?它有何深刻内涵?人们普遍认同,叙事参与,尤其是参与到艺术性的叙事中,能带来体验感。正因如此,“阅读体验”(the reading experience)自然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但卡拉乔洛认为针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仍有待商榷,因为学界针对“体验性”一词的定义含糊不清,涵盖面过于广泛。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由观看杯子里的水产生的感知和得知老友离世后的情感波动,二者都可以称为“体验”吗?若是,二者有何区别?在卡拉乔洛看来,体验性的内涵应该是精确的,因为“体验的一些结构特征在不同感觉形式和意识状态中都不会有变化”^[9]。

关于背景的理念起源于约翰·R·塞尔(John R. Searle)对“意向性”(intentionality)问题的思考,尤其是他对可以满足意向心理状态(如欲望和言语行为)条件的论述。之后,塞尔又进一步拓展了他对意向性问题的思考,并发展出非表征预设理论(theory of non-representational presuppositions)。这一理论更具普适性,在我们应对生活中的事件时具有指导作用。塞尔更是直言:“行为可能发生的条件就是人潜在的背景能力(Background competence)③。”^[15]在他看来,背景主要涉及两个部分:一是通过身体能完成的行为,如举手、跑步等,因为人类在生物学构造上是一致的,所有四肢健全的人基本上都能完成这些行为;二是受文化影响的“技能、立场、先于意向的假设和预设、实践以及习惯”^[16]。拉尔夫·普雷德(Ralph Pred)在论述詹姆斯意识流式的体验时也指

①斯坦恩·霍戈姆·奥尔森(Stein Haugom Olsen)论述过“人类利益”问题,可参见:Stein Haugom Olsen, *The End of Literary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67。

②有关非自然叙事学的研究,可参见:Brian Richardson, *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Jan Alber, Stefan Iversen, Henrik Skov Nielsen, Brian Richardson, “Unnatural Narratives, Unnatural Narratology: Beyond Mimetic Models”, *Narrative*, Vol. 18, No. 2, 2010, pp. 113-136。

③塞尔在提出“背景”的概念时特意强调,他所谓的“the Background”中的字母“B”要大写,以突出“Background”是作为专业术语来使用的。

出，“背景是活跃的，它运转着，操控着，指导着行动和感知，建构着，它是组织当前体验的中心；体验并非从基于过往体验的预设和习惯背景中产生，而是来自被激活的背景中”^{[17]118}。

在卡拉乔洛眼里，像上文提到的观看杯子里的水和得知老友离世，都可以让行为主体回忆过去体验事件时的点点滴滴。唯一的不同在于，前者只是个简单运用感知进行体验的事件，感知过程涉及的背景包括我们知道杯子有何用等；而后者会让人受到情感创伤，暴露出我们内心深处对友谊、记忆、生命等问题的思考。虽然二者的主体性体验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行为主体体验性网络中的组成成分，包括正在发生的事件（或在眼前的事物）和隐藏在其后的背景这两个重要元素。卡拉乔洛指出，审视这两种不同体验的背景不仅能让我们识别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还能基于体验施加在背景上的“影响”程度来解释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按照这种说法，观看杯子里的水带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得知老友离世这件事上，“影响”的破坏力极大，它深深地震撼到我们，并动摇了我们的信念。对此，卡拉乔洛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对于我们朋友的离世，我们会自发地产生情感反应，更会采取没有理智的立场，这都是我们为理解体验付出的努力，这些体验最终都会以不同程度的自我意识重构我们的体验性背景。”^[9]这有点类似于普雷德所言的“作为主格的‘我’和作为宾格的‘我’的对立”（I-me dialectic）^{[17]24}。具体而言，每一个闪过的念头，即每一段体验或每一个“我”（I），都有可能塑造我们的个人和社会身份或“我”（me）。正因如此，我们会在经历体验后，感觉到自己有所改变、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了。

据此，卡拉乔洛道明他对叙事体验性的研究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成形的，即“我们的故事参与和我们的体验性背景是不容分割的。所有的故事都由体验的背景引起，并投射至体验的背景上，体验的背景包括与世界进行物理接触的模式、客体可被感知的特质、社交的形式和习俗、情感以及各种形式的信念”^[9]。可以说，卡拉乔洛有关背景的观点和塞尔有关背景的观点存在较大差异。差异主要在于，卡拉乔洛所说的背景“将命题知识（如信念）转移到更靠近研究读者反应和可能世界理论的学者所谓的‘文化百科全书’（cultural encyclopedia）^①之处，从而使背景与命题知识相融”^[9]。在卡拉乔洛看来，文化百科全书是所有文本外部（extra-textual）知识的汇集之地，读者将文本信息与这些知识整合在一起，也就是把前者融入后者。但是，卡拉乔洛指出，“这种‘填补空白’（filling in the blanks）并不仅仅与概念知识或认知过程相关；它涉及要去熟悉人类体验中的重要因素，熟悉坠入爱河、沮丧苦恼、冷酷无情意味着什么，熟悉什么是值得拥有、什么又是可以弃之一边的，熟悉人们在某些情况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这些都是儿童通过亲身体验和长久的文化熏陶可以习得的”^[9]。

可以说，由人类创造出的人工制品都深受体验的影响，故事也不例外。但与其他人工制品不同的是，故事对人类体验方方面面的影响程度是灵活可变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故事与体验紧密相连。反过来看，通过利用故事生产者与接受者的体验性背景，叙事能将他们过去的体验牵引至虚构的动力（dynamics）系统中，它能最大程度地扩大叙事对背景的影响^②。此外，故事以不同的方式与背景产生联系，且对人产生影响的程度不一。例如，像上文提到的观看杯子里的水，这种体验

①有关“文化百科全书”的论述，可参见：Umberto Eco, *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②有关叙事的体验性动力（the experiential dynamics of narrative）的研究，可参见：Meir Sternberg, “Telling in Time (II): Chronology, Teleology, Narrativity”, *Poetics Today*, Vol. 13, No. 3, 1992, pp. 463-541; Richard Walsh, “The Common Basis of Narrative and Music: Somatic, Social and Affective Foundations”, *Storyworlds: A Journal of Narrative Studies*, Vol. 3, 2011, pp. 50-71。

对我们的影响甚微,我们在做完这件事后,情感上没有多少变化,甚至无动于衷;但是,像老友离世这样的事件,会对我们造成情感上的冲击,这种体验甚至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卡拉乔洛总结道:“所有故事都卷入了体验性背景中,这能让读者理解再现一系列事件和存在物的‘重要因素是什么’。”^[9]但必须承认的是,只有一些故事能在我们的背景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即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唤起我们的情感,甚至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重塑我们的信念和期望。正因如此,卡拉乔洛聚焦高层次的体验,认为参与到故事中能影响人的世界观。伊瑟尔曾论述过体验的重构问题,指出,“由于只有通过与我们过去的背景化体验相联系,新的前景化主题才能为人理解(这可能源于我们性情的任何一个方面),因此,我们对陌生体验的同化,一定会对这些体验产生有追溯力的影响”^{[18]155}。总之,在伊瑟尔看来,通过让读者经历体验,并让这种体验暂时性地取代读者身份,文本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读者。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文本会对读者产生明显的影响,最终导致读者改变定义自己身份的价值观”^[9]。

伊瑟尔还进一步发展了“否定性”(negativity)的概念,将它定义为“文学交流中的基本作用力,严格来说,它是用来体验,而不是用来解释的”^{[18]226}。尽管伊瑟尔将语言描述得很晦涩,但文学文本会质问与修辞作用力相关的问题,而否定性就在这一问题的范畴内。一般而言,较之肯定,疑问总是更令人感到困惑些。文学文本就利用否定性,让文内令人感到困惑之处比令人能下断言之处要多。因此,我们应重视叙事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它作为开放式问题具有的程度不一的影响力。也正是因为针对某个问题能给出开放式的回答,作为一种“赋能结构”(enabling structure)^{[18]230}的否定性让文本与不同读者的体验性背景相互作用,甚至重构他们的体验性背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难道重构读者的体验不是一件纯粹特殊的事件吗?这么说来,它绝对不可能在所有读者间变成一种普遍的现象。不可否认的是,某个故事可能会比其他故事更能与读者的个人体验产生共鸣,由此改变读者认知世界的方式。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一些故事会向读者提出问题,它们提问的方式就会让许多读者难以回避去回答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我们会与他人在生物学和文化的层面共享体验性背景,这就解释了为何一些故事似乎不仅对个人,还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9]。

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曾将读者的体验视为读者针对人物和叙事的时间动力分别形成的伦理判断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指出,“作为叙事体验的关键要素,叙事判断(narrative judgments)和叙事进程(narrative progressions)造就了那种体验的各种成分,尤其是在形式、伦理和审美之间形成了重要的相互作用关系”^[19]。费伦有关叙事体验的论述为卡拉乔洛提供了借鉴,并引发卡拉乔洛进一步去思考为何叙事参与带来的感觉本质上是体验性的。当然,卡拉乔洛的目的是修正弗卢德尼克有关体验性的观点,因为在弗卢德尼克看来,体验性是叙事的关键特征之一。与弗卢德尼克不同的是,卡拉乔洛的聚焦点不是叙事再现出的人类体验,而是叙事与人类体验之间的联系以及叙事是如何塑造人类体验的。在卡拉乔洛看来,“体验只能通过故事再现,因为故事接受者会基于他们自身的体验性背景和一些符号再现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体验施加于人物身上”^[9]。正因如此,要想深刻理解叙事与体验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回到问题的根源,去思考故事是如何依赖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的,而这种认知往往是通过我们正在体验事件时的意识完成的。卡拉乔洛认为,像弗卢德尼克那样,将体验当作可以独立存在的事物,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叙事的定义,这是不可取的,也是错误的。

三、结语

在笔者看来,卡拉乔洛针对叙事体验性的研究至少具有以下三大特色:其一,新颖前沿,顺

应了“叙事转向”的学术潮流。在空前高涨的“叙事转向”学术语境下，卡拉乔洛非常敏锐地捕捉到叙事学领域内的热点议题，如体验性、叙事性、具身性等，从独到的研究视角并以全新的研究方法重探这些议题，充实了它们的内涵，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其二，卡拉乔洛在讨论每一个问题时，总会追溯前人对此开展过的研究，并在与他们“商榷”的过程中，进一步弥补前人在研究上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主张。例如：在重构叙事体验性的定义时，卡拉乔洛立足弗卢德尼克建立的自然叙事学理论框架，兼收阿贝尔等从事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的学者对弗卢德尼克观点的批驳，对弗卢德尼克有关叙事体验性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开创了蕴含卡拉乔洛本人研究特色的叙事体验性理论研究范式；此外，修辞性叙事学家、社会语言学家、哲学家等拥有不同学术身份的学者，他们的相关思想都为卡拉乔洛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借鉴。正是在与不同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和思想“交锋”，甚至是对一些学者的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后，卡拉乔洛的论述的学理价值获得了进一步提升，其在学术研究上的批判精神和严谨态度也得到进一步彰显。其三，通过聚焦卡拉乔洛多年来的叙事学研究著作，笔者发现，其对研究叙事体验性问题情有独钟，他不仅发表多篇相关论文来呈现自己的见解^[9,20-22]，还推出专著系统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23]。正因如此，卡拉乔洛对叙事体验性问题的研究是一项持久性工程，他对相关问题的探索和研究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过程，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势必会让卡拉乔洛更精准地建立自己的学术身份，同时使其叙事学研究自成一派、独树一帜。

参考文献：

- [1] FLUDERNIK M.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2] STERNBERG M. How narrativity makes a difference [J]. *Narrative*, 2001, 9 (2): 115-122.
- [3] ALBER J. The “moreness” or “lessness” of “natural” narratology: Samuel Beckett’s “lessness” reconsidered [J]. *Style*, 2002, 36 (1): 54-75.
- [4] WOLF W. Narrative and narrativity: a narratological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its applicability to the visual arts [J]. *Word & image*, 2003, 19 (3): 180-197.
- [5] RYAN M-L.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ransmedial narratology [M] // MEISTER J C, KINDT T, SCHERNUS W. *Narratology beyond literary criticism: mediality, disciplinarit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5: 1-23.
- [6] HERMAN D. 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 [M].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211.
- [7] DIENGOTT N. Fludernik’s natural narratological model: a reconsideration and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J].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2010, 39 (1): 93-101.
- [8] LABOV W, WALETZKY J. Narrative analysis: oral version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M] // HELM J. *Essays on the verbal and visual arts: proceedings of the 1996 Annual Spring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12-44.
- [9] CARACCILOLO M. Notes for a(nother) theory of experientiality [J]. *Journal of literary theory*, 2012, 6 (1): 177-194.
- [10] SCALISE SUGIYAMA M. Food, foragers, and folklore: the role of narrative in human subsistence [J].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01, 22 (4): 221-240.
- [11] OCHS E, CAPPS L. *Living narrative: creating lives in everyday storytelling*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2] MENARY R. Embodied narratives [J].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2008, 15 (6): 63-84.
- [13] HERMAN D. Cognition, emotion, and consciousness [M] // HERMAN 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56.
- [14] CARACCILOLO M. Fictional consciousnesses: a reader’s manual [J]. *Style*, 2012, 46 (1): 42-65.
- [15] SEARLE J R.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2: 195.
- [16] SEARLE J R.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54.
- [17] PRED R. *Onflow: dynamics of consciousness and experience*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5.

- [18] ISER W.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 [19] PHELAN J. Experiencing fiction: judgments, progressions, and the rhetorical theory of narrative [M].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7: 3.
- [20] CARACCILO M. On the experientiality of stories: a follow-up on David Herman's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intentional stance" [J]. 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2012, 10 (2): 197-221.
- [21] CARACCILO M. Narrative, meaning, interpretation: an enactivist approach [J].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12, 11 (3): 367-384.
- [22] CARACCILO M. Experientiality [M] //HÜHN P, MEISTER J C, PIER J, et al. Handbook of narratology. 2nd ed.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4: 149-158.
- [23] CARACCILO M. The experientiality of narrative: an enactivist approach [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4.

Narrative Experientiality: Marco Caracciolo's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Background" and "Impact"

Song Jie

Abstract: Marco Caracciolo, a researcher engaged in studies on cognitive narratology from Belgium,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issue of narrative experientiality. As for narrative experientiality, Monika Fludernik's research on this subject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aracciolo. However, Caracciolo claims that Fludernik oversimpl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and experience and equates experientiality with narrativity directly, which prevents her from fully revealing the essence of narrative experientiality. In the process of "discussing with" Fludernik, Caracciolo furth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and experience and redefines narrative experientiality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background" and "impact". According to Caracciolo, narrative experientiality can be seen as the impact stories have on their participants; the stronger the impact, the higher the narrative experientiality.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the stories with higher narrative experientiality can restructure the experiential background of those who engage with them. Caracciolo's study on narrative experientiality is a successful attempt to re-explore the classical issue in narratology from a completely new perspective. This study not onl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narrative experientiality, but also provides instructive reference for current interdisciplinary narrative studies that are in full swing.

Keywords: Marco Caracciolo; Monika Fludernik; narrative experientiality; background; impact

(收稿日期: 2023-08-16; 责任编辑: 陈鸿)